

行
水
金
鑑

行水金鑑

四瀆古運河也沿江達淮亂河浮濟禹貢具載之矣
而今之運河則自元明始然元創之而不用明用之
以轉運荆揚徐兗豫諸州數十百萬之糧貢於京師
迄於今三百餘年守之如故不猶之乎古之江淮河
濟哉然是運河也亦未始不以四瀆之通塞為利害
蓋江出岷山淮出桐柏河出崑崙墟濟出王屋若不
辨析其源流而治之得其法安能蕩滌垢濁通百川
赴卑注海帖然無事哉然則四瀆治運河亦治相因
之勢也夫治之亦甚難矣黃水湍悍為中州病淮水
停蓄為高堰危黃強淮弱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
匱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而運河淺阻治之誠

難惟江漢朝宗猶存禹迹矣夫禹之治水疏濬決排以去民之患而今也無日不以壘堤爲事亦無日不以堤決爲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萬金錢若填巨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決放此明日復決放彼且今年決明年又決勞民傷財無已時何哉堤日高河身日因之以俱高疏濬決排之不講也僕本固陋謬爲水官嘗寒暑風雨放泥淖畚鍤聞者二十餘年但因人成事無所建立深自愧悔用是積數年心力目眇手披漁經獵史遠稽勝國之實錄近述

世祖

聖祖兩朝之

訓旨叅以衆說附之管窺纂緝成書凡四瀆運河興廢
之由及疏築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犂然悉備
匪曰學前人之故步即能萬無一失也夫運道有迹
之可尋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黃淮當因地制宜而修
防則不離夫古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願司水政
者三復斯編雍正三年冬十月朔閭山傅澤洪題於
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

余

...

...

...

...

...

...

...

...

...

...

...

...

...

行水金鑑略例

江淮河濟爲四瀆

見風俗通

瀆者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見釋名

自漢王莽末濟力入河元時河水入淮則三瀆并

爲一瀆以入海矣而江則依然如故也爰自禹貢以
及史書遐稽近考四瀆分合之故瞭如指掌

江入海在揚州淮在徐州河在兗州濟在青州今江
淮之入海也尚與禹貢同而黃河旣亂濟又奪淮並
在徐州入海矣漢水以入江而入海故不得以瀆名
而河濟猶稱爲瀆若與字義不合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

見前漢書

河曰河

宗四瀆之所宗也

見穆天子傳

故先紀河河奪淮同入於海

河強而淮弱故淮次之濟入河與河相亂不若淮之顯然流見也故濟在

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江

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

也

見尚書纂言

江爲南條水之宗河爲北條水之宗語云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其殆並行而不相悖者乎故不得以次言之若今之運河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爲之非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故以此終焉

漕運自古有之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於京師也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皆有運道宋都汴梁轉運便易元都北平始終海運至

元中開會通河歲運不過數十萬石迨明永樂後東
南漕運至京至於今不廢是錄所述運河昉於禹貢
迄於

皇朝其於古也不嫌其略於今也務得其詳

黃運兩河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前敝敗已極是年冬
聖祖南巡親臨河工指授方略首疏海口以導黃注海
次闢清口閘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
浚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 國計民生均
得利賴諸凡河湖隄岸閘壩應修應築

睿慮周詳盡善盡美兩河底績永慶安瀾誠足上邁神
禹下垂萬禩者矣謹自隨山刊木之年迄於康熙六

十年四月十七日

上諭而止始之以禹貢終之以

聖訓上下千古並傳不朽矣

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故古今言治水者必以神禹為宗導水九條皆治蹟也茲不錄其始終四水而獨錄江淮河濟者以濟運故耳

水經所載之水必表著其出某郡過某縣逕某山某水注之某水出焉會某水過某方與某水合入於某處有源有委脈絡井然間有疎闊酈道元又從而補注之班氏地理志所不及也故昔人謂此書為禹貢

之忠臣班志之畏友洵不誣矣茲以水經亞於禹貢
酈注附焉自周秦以至漢魏參互考索庶觀者有所
依據云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兩漢魏晉六朝南北
史帝紀臣傳皆摘錄之新舊唐書五代史並不志河
渠然紀傳新有悉皆登載宋史備矣金元亦稱詳贍
河渠志之外如紀傳五行百官諸志攬拾靡遺諸凡
載籍中有關河務者亦悉登載

明自洪武開國至崇禎之末河事頗多今據實錄會
典明史彙編以及直省通志府州縣志南河全考北河
續記通漕類編等書旁及傳記碑版稗官小說猶恐

未盡搜羅竊滋愧矣

禹貢導水皆入河海孟子言疏濬決排注江注海又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我

聖祖治河先拆攔黃壩疏通海口然後從上面施功上諭有云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云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

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
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潦沒之患自可永除矣煌煌
天語直接列聖心傳大知獨斷功垂萬世治河者惟奉
之以爲金鑑而已

勝國治河名臣若宋尚書陳平江其精神專注多在
運河若劉莊襄潘宮保萬少司馬兩河俱有成績莊
襄之論莫不切於水詳於治大略於河原其端焉於
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焉於
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蓄焉
於諸閘酌其積焉其歷久可行者尤善於六柳之法
焉潘宮保以爲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

漕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凡四任總河惟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
萬全第一義萬少司馬嘗言胸有全河而後可治河
如頭年下埽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以
舟牽舟以運濟運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三
閘四隄五夫人埽十五治水之器諸法俱堪不朽迨
我

皇朝唯靳文襄張文端二公之行水也可謂不愧前人
矣文襄經理河工八疏言言碩畫文端甫下車首陳
三事切中肯綮

聖祖皆從之河乃大治然二公之功獨於中河最鉅張

清恪公在濟寧最有功於開河其啓閑之法精密無比劉莊襄有問水集潘宮保有河防一覽萬少司馬有治水筌蹄文襄文端皆有治河書清恪有居濟一得茲錄登載頗詳

河工告成之後二十餘年安瀾無事壬寅間覃懷黃沁水不順軌屢築屢決迨我

皇上龍飛御極之歲河伯效靈功成彈指然猶彌塵聖懷勤求善後特遣大臣總理一方開封沿河又設上下兩丞分疆贊治一應工程俱動正項錢糧不勞民力中州八郡之羣黎百姓無不感頌

皇仁諸凡事宜當撫拾檔案另爲一集用昭近績云

貢賦出於農田江浙五府輸將何啻半天下其間太湖吞納百川震澤在在汪洋受水之利亦未嘗不受水之害若江漢鄱陽洞庭隄防應修應築急宜講求此皆東南水利至於西北河渠溝洫廢弛已久史漢所紀西門豹史起鄭國兒寬白公李冰之徒競言水利者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輶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蜀鑿離隄皆溉田無筭何不尋求其故蹟仿而行之俾轉運之繁苦不獨累在東南此亦萬萬年之計也編集水利約若干卷容當續刻庶爲水政之完書

略例止

行水金鑑總目

卷首

河水圖

併說附古今黃河通塞圖

淮水圖

併說附高家堰圖

漢江二水圖

併說附西漢水圖洞庭鄱陽二湖圖

濟水圖

併說附五水濟運圖

運河圖

併說附太湖圖清江浦圖衛河圖禹王臺圖

卷數

河水

第一卷至第六十卷

淮水

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卷

漢水江水

第七十一卷至第八十卷